

你在,真好

周振磊 李怀坤

2010年底,刚刚走出校门的祁文蔚和年轻军官于广华相识。那时,祁文蔚还是一名刚入职不久的儿童读物美术编辑,常常画稿、排版到深夜。为了编绘出质量更高的作品,祁文蔚经常拜师求学。随着祁文蔚的编绘水平逐渐提高,她编印的儿童读物多次斩获国家级大奖。

“你这么优秀,我‘压力大’啊。”有时,于广华会这样打趣。

3年后,两人走入婚姻殿堂。看到妻子的进步,于广华在军营里也不甘示弱:他履新某炮兵旅八连指导员的那一年,在比武考核中,连队取得了全旅火炮专业总评第一的好成绩,他本人也被表彰为“军事训练优秀指挥员”。从某炮兵旅选调至某防化旅后,他第一时间报名参加“防化危险品检测销毁技术培训班”,成绩突出……

每次载誉归来,于广华第一时间拨通祁文蔚的电话:“老婆,谢谢你给我的动力,军功章也有你一半。”

相互理解、鼓励是两人生活的常态,但两人还是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吵,原因是:祁文蔚在半年前就辞掉了自己喜爱的工作,却没跟于广华提哪怕半个字。

“儿子大了,你长时间不能回家,我不能让孩子缺少爱。”说起辞职,祁文蔚“振振有词”。

事出蹊跷。于广华“迂回侦察”,终于从岳母处打探到真正原因。

原来,儿子小从浩患上了“感觉统合失调”,学习力、理解力远远低于同龄儿童。

“家人多陪伴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。”那一天,听完医嘱后,祁文蔚沉思数秒,便下定决心辞去工作,细心照料小从浩,带他进行康复训练。但祁文蔚不想影响于广华的工作,始终没有将实情告诉她。

知悉此事,深深的自责让于广华辗转反侧,担心儿子、心疼妻子,几天几夜睡不着。

“你别挂念,家里一切都好。”祁文蔚却反过来安慰于广华,每天把小从浩恢复的点点滴滴告诉于广华。

那天,于广华跑去向众多同事请教,精心挑选,给祁文蔚送了一支口红:“老婆,误会你了。对不起,多亏你撑起这个家……”

今年年初,于广华受命来到离家数百公里外的某防化危险品仓库驻守。

“你在哪,我们的家就在哪。”分别之际,祁文蔚泪眼婆娑。不久之后,祁文蔚带着小从浩赶来探亲,一家人享受难得的团聚。

探亲期间,祁文蔚真切了解到官兵生活训练驻守的辛苦。她常去炊事班帮厨,给战士们做一桌好菜改善伙食;得知个别战士有报考军校志向,她又当起辅导员;闲暇之余,她还撑起画板,为战士们记录他们的飒爽英姿。

那天,浓郁的夜色轻轻散去,于广华刚刚完成当晚的第三次库区点位巡查。稍作休息,擦亮战靴,扎好腰带,于广华准点来到宿舍楼前。

“升国旗,奏唱国歌!”

“敬礼!”

嘹亮的国歌声中,库区官兵站成一排昂首肃立。数分钟后,阳光越过山脊,与红旗邂逅。

不远处站着的祁文蔚,眼睛有些酸涩。她放低视线,迎面遇到于广华目光里的无尽温柔。

两人同时扬起嘴角,你在,真好。

家风

今年父亲整六十,按照四川老家习俗,应该摆上酒席,热热闹闹庆祝一番。父亲当了大半辈子农民,省吃俭用惯了,这个想法我刚提出来,就遭到他的反对。我并不气馁,果断推出“备选方案”。“要不来西藏走一走、看一看?”这大约是我第10次向父亲发出邀请了。

“好!”他回答得干脆,反而让我有些不适应,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么搭话。

父亲1978年到1982年在西藏服役。这位60岁的“老兵”最大的心愿就是重返西藏。这份情怀,高原戍边人最能懂。从军4年,父亲的戍边足迹遍布在西藏自治区山南市的贡嘎、加查两县。在父亲退伍29年后,大学毕业的我携笔从戎,服役地点也是西藏山南。

休假回家,新老“山南”相聚,话题免不了部队的发展、西藏的变迁。我侃侃而谈,父亲心驰神往:时隔37年,曾经的营房还在不在?驻地变化怎样?我明白父亲的心思,几次发出邀请。去年,父亲原本已经答应我上高原,一切准备就绪,但由于哥哥患肠胃疾病无人照料,上高原的计划不得不搁置。

这一次,得到父亲的肯定回答后,我立刻为父亲规划出行路线:来乘坐火车,慢慢适应高原反应,重温41年前的进藏情景;归途乘飞机,体验翱翔天际、俯瞰雪山之美。

进藏前,我一天给父亲打好几个电话,重复着同样的内容,“记得按时喝红景天口服液”“带一些厚实的衣物”……60岁的父亲像个听话的孩子,不厌其烦地听着我的唠叨。

7月23日,踏上高原列车前,父亲专程去成都看望了多年未见的老战友。两人共叙旧事,把酒言欢。惜别战友,父亲又多了一项任务——拍照,给老战友看西藏。



父亲年纪大了,火车虽然平稳,但也免不了身体劳累。1天2夜的旅途,我的电话伺候着火车跑。“高原反应严不严重?”到青海格尔木站时,电话里父亲语气有点微弱,但他故作坚强:“没得问题,你安心上班!”

7月25日上午,火车准点到达拉萨站。我捧着一条哈达,在出站口焦急等待着。父亲出站,我迎上去,为他系上哈达。那一刻,很普通,但对于父亲和我而言,却是人生中的重要时刻——37年后,父亲终于又一次踏上雪域高原。

在前往山南的汽车上,我精心准备的氧气罐没能派上用场。36个小时的舟车劳顿,父亲的精神状态比我预想的要好很多。“翻唐古拉山的时候,有点喘不过气来,不过比起我们当兵那会儿好得多。”父亲说。

说起第一次进藏,父亲记忆犹新。1978年,父亲和战友踏上了入藏的火车。从山南区出发,沿着奔奔的雅鲁藏布江一路往东,父亲目不转睛地望着车窗外沿途掠过的山山水水,陌生而又熟悉。

父亲一言不发,我知道他的脑海里在“放电影”。37年过去了,他在努力地拼凑记忆。

■李国涛

新老“山南”:相聚雅鲁藏布江畔



左图:2018年8月,父亲李家和与远在高原的儿子李国涛视频聊天,了解雪域新面貌。

右图:2019年8月,父子俩在雅鲁藏布江畔合影留念。这是李家和退伍37年后第一次回到雪域高原。

作者提供

拿拿出我送他的智能手机,饶有兴趣地向我展示他一路上的收获。“看,这是青海湖,这是风力发电机,‘翅膀’真长。可惜翻唐古拉山是晚上,没有拍到……”父亲拍照的技术真不敢恭维,很多照片拍得模糊不清,但他却视若珍宝。

“八一”那天,父亲以老兵和军属的双重身份参加了单位的会餐。看着一桌丰盛的菜肴,父亲颇为感慨:“我们那时过节能吃到肉罐头就很不错了,现在部队的伙食真好。”餐间,我告诉战友们:“这是我爸爸,1978年在这里当的兵。”父亲这位“老兵”格外享受与年轻战士们相处的时光,“高调”地操着四川口音的普通话:“我们当时的部队是157团,在贡嘎,加查……”我笑着提醒他,单位里“贵贵阳”居多,听得懂四川话,他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对父亲而言,今年的“八一”注定难忘。会餐结束,我们驱车前往他曾经“战斗”过的加查县,那是父亲魂牵梦绕的地方。从山南区出发,沿着奔奔的雅鲁藏布江一路往东,父亲目不转睛地望着车窗外沿途掠过的山山水水,陌生而又熟悉。

父亲一言不发,我知道他的脑海里在“放电影”。37年过去了,他在努力地拼凑记忆。

“过去这路不平,我们的车后面会拖一些铁丝,目的就是刮路刮平,不过,弄得都是灰尘。”他冷不丁地冒出一句。

“如今全都是柏油路。”我接过话茬,手指窗外,“那是正在修建的拉林铁路,设计时速160公里,预计在2021年实现通车”。

雪域发展今胜昔,父亲啧啧称赞。凭着父亲的记忆,我们直奔加查县的一座老式吊桥。“对,没错,就是这里。”约摸2个小时后,当两条像蟒蛇一般的钢丝绳拉的吊桥出现在眼前时,父亲掩不住内心的激动。

“这桥面当年还是木板铺的,现在都换成钢板啦,不过还是当年那‘晃悠悠’的感觉。”父亲走上吊桥,开心地做着“导游”。透过桥面缝隙,滚滚江水拍打暗礁,激起层层浪花。父亲停下来,举目眺望,“这座桥是我们进出营区的必经之地,汽车经过时,出于安全考虑,除了驾驶员,其他人都必须下车步行”。

我一边听父亲介绍,一边给父亲拍照,他很配合,“表情不要那么严肃”“头稍微转过去一点点”“整理一下衣服”……我发出的“指令”,他都一一执行。

“把这‘加查’两个字拍下来。”父亲指着吊桥旁边的一块路牌。照片拍完

后,父亲反复检查了几遍,然后乐呵呵地说:“终于可以给战友们一个交代了。”

“我们那时住的都是土坯房,遇到暴雨天气,屋外下大雨,屋内下小雨”“用水特别紧张,早上每人就分两罐头盒的洗脸水”“我的一个战友,抢修输电线时,不幸牺牲”……寻寻觅觅,父亲住的营房早已不见踪影。

加查之行略有遗憾,但父亲很满足。回程的路上,父亲感叹:“这次来西藏值了,这辈子也值了!”听罢,我心里一阵难过,父亲60岁了,脸上爬满皱纹,两鬓开始泛白。父子情和战友情重叠交织,我多想时光慢些,再慢些。

父亲来队的十多天里,他早睡早起,我早出晚归,一天之中并无太多交集。父亲很理解,“你忙你的,不用陪我”。

8月7日,父亲离藏回家。看着父亲转身进入机场的安检通道,我鼻子一酸,泪水不觉湿了眼眶。我不知道父亲还会不会再来西藏,这里有他4年的青春岁月,有他穿军装的儿子,还有他心中的那抹中国红。

“会的,一定会的!”走出机场,面朝蓝天,我喃喃自语。

家庭秀

父爱/如同远处的山峰/似裹着高冷的积雪/却内藏炽热的熔岩
我愿做你的严父/待你化茧成蝶/待你带风沐雨/吟诵一首/《从军行》

新疆军区某团团
长和永杰率领部队至天山北麓驻训。暑假期间,女儿和欣瑞独自一人来到爸爸的驻训地,看望爸爸。图为和欣瑞与爸爸和永杰一同晨练后,在戈壁滩上背诵诗词。
陈建龙 钟翌熙/文 周凯威/图

两个鹌鹑蛋

■曹先训

“呜——”随着一阵鸣笛,列车缓缓驶进站台。我向出站口走去,四处张望,在人群中寻找熟悉的身影。

“爸爸——”女儿像一只小羚羊向我奔过来。我立刻蹲下身体,张开双臂迎接她。

说起来,妻女已大半年没来南昌与我团聚了。自从女儿出生后,我就调到南昌工作,一家人聚少离多。女儿上幼儿园后,她们能来探亲的日子就更少了。

女儿扑入我的怀中,紧紧抱着我,把头贴在我的肩膀上。她轻轻对我说:“爸爸,我想你了,晚上想得都哭了。”莫名的感动涌上心头,我只好对女儿说:“爸爸也想你啊!”我给了她肩膀,让怀中的“小羚羊”能舒适地靠着。

突然,女儿猛地抬起头,把手伸进口袋,摸索了半天,从里面掏出两个鹌鹑蛋。她凑到我耳边说:“爸爸,幼儿园的鹌鹑蛋,我偷偷地给你留了两个。”女儿的小手里捧着两个皱巴巴的鹌鹑蛋。

放下女儿,我拿过那两个变了形的鹌鹑蛋,将壳剥掉,递给女儿说:“你送给爸爸的礼物,现在爸爸再送给你,赶快把它们吃了。”女儿摇了摇头,“这是我留给你的,你吃。”看着我们父女来回推让,妻子对我说:“女儿送给你的,你就吃了吧。”我把鹌鹑蛋放进嘴里,女儿开心地笑了。

我吃着鹌鹑蛋,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和欣慰。回单位的路上,妻子告诉我,早上送女儿入园的时候,就告诉她晚上要到省城看爸爸。早饭时,幼儿园每人发了四个鹌鹑蛋,女儿自己吃了两个,把剩下的两个偷偷装在口袋里,临上车时才说,这两个鹌鹑蛋是她送给爸爸的礼物。

两个小小的鹌鹑蛋,对我来说,格外珍贵。每每想起,我心里总充满了自豪和骄傲。沉思间,女儿又打来电话:“爸爸,你什么时候回来啊?我又想你了!”我安慰她说:“如果没什么事,这星期我一定回去。”

家常话

那一声“非伢子”

■邓一非

军校学习,只好把姨妈从老家请来。东北的三月,冰雪刚开始融化,两个南方女人都不会烧煤,家里冷得像冰窖。母亲说,她夜里常常被冻醒,朦胧中看见满天的星星在忽明忽暗地闪烁。实际上,她看到的是屋顶上结满的霜。这让母亲患了产后抑郁症,常常愁眉不展、精神恍惚,骨子里的坚韧倔强和对我的爱让母亲最终挺了过来。

儿时的记忆里,母亲整天都在忙碌着,一边工作,一边拉扯三个孩子,缝缝补补,洗衣做饭。母亲乐观开朗,说起话来操着乡音的语调,总是明亮的、甜美的、悦耳的,像湖南花鼓戏里的道白,让家里总是暖融融的。我常常学着母亲的口音和她打趣。这时,母亲会轻轻拍拍我的头,脸上挂着温婉的笑。

为减轻母亲的负担,我10岁开始学做饭。一次次切菜时,我不小心切到了小拇指,刀口挺深,流血不止。到门诊包扎后回到家,母亲搂着我,嘴里念叨着

“我的非伢子、我的非伢子”,泪珠不停地滴落在我的额头上。我不想让母亲为我伤心,忍着疼痛,学着母亲的口音说:“非伢子不怕疼哩。”那一刻,母亲破涕为笑,把我更紧地搂在怀里。

我读中学时,一天吃过早饭,正准备去上学,母亲走到我身边,把双手搭在我的肩头说:“人要靠读书长本事,本事才是一个人最大的本钱。”母亲的家乡话“读”字的发音近似“都”,我故作疑惑地问:“都(读)输(书)了,还长啥本事?”母亲被逗笑了,在我肩上用力拍了两下。母亲那天的一番话和她期望的眼神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,成了那时我专心读书的动力。我初中读了两年,就以优异的成绩跳级升入高中。

参军前,母亲叮嘱我的还是那句话——“人要靠读书长本事”。我郑重地点头说,“非伢子记住了”。从在连队当兵到提干进机关,工作再忙再累,我对读书学习不懈努力。熄灯号

响过后在自制的电灯下,野外驻训在老乡家炕头的煤油灯旁,那一个挑灯夜读的时光,给我带来了不知多少愉悦。

24岁那年,我在《解放军报》发表了一篇近3000字的文章,这是利用大半年的业余时间读了20多本相关书籍、写了一大本笔记的收获。就在那一年,我还荣立了第一个三等功。当我报告给母亲时,她满心欢喜地说:“非伢子长本事了。”

后来,我被选调到院校工作,读书学习有了更好的条件,也有了更高、更明确的目标追求。遗憾的是,母亲身患癌症,64岁就过世了。每当受到表彰奖励时,我都会想象,母亲如果知道,肯定会操着那甜美明亮的乡音说:“非伢子又长本事了。”

那一声“非伢子”,伴我长大,如慈爱的丝线在心头萦绕,让我怀着念的绵绵情思,去追寻诗和远方。

两情相悦

两情相悦

